



大學衍義

十五

御次

□ 12
3615
15



門口 12
號 3615
卷 15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一

宋學士

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

陳仁錫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辭戒哉。傲戒無虞也。虞度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熙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違背也。罔拂百姓
以從己之欲。拂違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一 逸欲之戒

分類 311
號 10(20)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吓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不可不成，與夫違道以求名，佛衆以徇欲，皆枚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逞欲之事，自不肯爲。又必常憂勤，常

畏，而不以怠荒聞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効有不可揜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爲萬世之著策，其可忽諸。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臣按此臯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奢靡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

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臯陶所以惓惓也。

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不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辟

晝夜，頡頏。傲，虐。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殄，絕也。

予劓若時。劓，懲也。娶于塗山。國名。辛壬癸甲。辛，日；壬，娶妻；甲，日。復出治水。

啟呱呱而泣。啟，禹子。予弗子，唯荒度土功。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

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眾慝

之源也。故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

而肆其頡頏之狀，無水而強行舟，羣淫而亂家。

政所以殄絕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

是以有室而弗違，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土

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驕欲。禹惟敬戒

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太

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以逸

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

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

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

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

太康失邦。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
雕牆。有_二于此。未或不亡_一。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
亂亡之變。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
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
乎。為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
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
也。

仲虺之誥。仲虺作此。以于生戶成湯。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王謂成湯。
適近也。德懋懋官。勉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

臣按。淫聲美色。迷心之鳩毒。故湯弗邇之。珠貨
厚利者。害義之根莠。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
理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
必勉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己之善。己有不善。則
改而從善。公平正大。卓犖明白。其原皆自不邇
不殖始。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
累哉。

伊尹作伊訓。訓。太甲也。曰。嗚呼。先王肇脩人紀。肇。始也。從諫
弗拂。弗。違也。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古人也。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為去聲與人與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檢為約以至於有
 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哲人賢哲之人俾輔于爾後
 嗣制官刑儆于有位也儆儆戒曰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政時謂淫風敢
 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
 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匡正也墨者貪具訓于蒙士蒙
 蒙蒙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用
 示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已者而後述其所
 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
 掃地湯始修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
 居上則能明其德為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
 故不求其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
 如此以至於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
 難懼保之之不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
 又制官刑以儆有位蓋將維持玉業於無窮也
 巫歌舞以樂神者也故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是
 為巫覡之風殉猶殉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

不知省悟又恒于畋獵不知止息是為淫泆之風侮嫚聖人之言違拂忠直之士踈遠耆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為悖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况太子乎故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弑十愆之藥石也篇將

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燹西戎遠國底致也大高四尺中葵太保乃作旅葵太保三公之官召公奭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庸用也展布也人不易物易讀如輕易之易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者戲狎之謂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適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務細行也終累
 大德為山九仞八尺一仞功虧一簣簣取土器允迪茲生民保
 厥居惟乃世王

臣按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
 者人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
 形而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
 賓哉而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
 服食器用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

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
 玉則分子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
 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
 各思勉其德焉夫有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
 狎侮君子則君子去之而無以盡其心狎侮小
 人則小人怨之無以盡其力召公先言慎德至
 此又以狎侮為戒蓋不敬乃敗德之源故也物
 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苟非心有
 所主未有不反為耳自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
 命於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

其人而庶事修也。玩入喪德，卽上文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卽上文所謂役耳目也。玩入則以入爲戲，輕薄嫚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以物爲戲，荒縱淫佚，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至，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爲權，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波淫邪遁，其能遷乎？舜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此內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其在於是。世之人主於有益之事多

不肯爲，而惟無益者是爲，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敗，非王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事見左傳。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珠奇也。周穆王伐大戎，得白狼白鹿，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後卷見聞鴨之求，魏氏所以不長。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於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

父國以強。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
驗者。此其所以為聖賢與。篇將終。又歎息而言。
蚤夜無或不勤。前言慎德。欲其不嫚。此言勤欲
其不怠。慎者嫚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王能
慎而不嫚。能勤而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
微者。鉅之積。一行不慎。全德之累。微者少。忽鉅
者不成。又以為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
可也。萬年之業。隳於一旦。其可乎。苟能信踐乎
茲。則民生安。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求矣。夫以武
王之聖。而召公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

人主其可以已德為既足而厭規戒之論乎

周公作無逸。作此以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也先

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成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謂小人

以爲也。惟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視也。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鄙語也。既誕。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昔。前之人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

在殷王中宗。即商太戊也。嚴恭寅畏。四考皆敬也。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

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高宗為太子時。暨

作其即位。作。起也。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信也。其惟

陰。默也。

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安也。惠愛也。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之生則逸。後王也。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損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纛懿恭。微美也。懿亦美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過也。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作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慕而為之。或

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一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啟之也相厥小人以

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為黠而及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及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為田舍翁乎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起安逸所以誕妄侮厥父母

餘則祖謙盡之。祖謙又曰：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聞蓋其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

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發也。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

王下章論文王之威和萬民亦此意也。

臣按舊說以祖甲爲太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說叶。而以邵雍書參之。祖甲享國三十有二年。世次又正在高宗之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

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飲醜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呂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云云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玉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畏服。卽康功田功。

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已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用哉。卽於康功以安民卽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柔之徽美者也。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凡人之柔異謹愿不謂之柔恭不可也。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於民言小者蓋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

王惠綏之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戛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之見之心勤而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

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伯主者。斑斑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佚游損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卽前章之意。以此坊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啟人主之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錄其目。安逸以休其

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此人君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浸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也。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付一之制。皆各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

理財正辭之義也。八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君佳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
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反也。
 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為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寢深寢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

所以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酣于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幽風。鴟鴞之篇。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徹。取也。桑。上。桑根之也。綢繆牖戶。綢繆。纏綿也。補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

間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為之備如此今國家間暇不能修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鴟鴞遠矣為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為盤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

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甘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不寐也易牙乃煎蒸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人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強臺臺名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音怡而右間須白台間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蘭臺

皆曰臺 樹名 强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臣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故大禹絕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楚莊盟强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語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雖知臣牙之亡國而寵任易牙至於終身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伐人至為可畏惟人主一以太禹為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羣物而深戒齊桓之不勇其庶幾乎

吾人示時張蘊占上太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客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臣按太寶之箴亦丹衷之良規也故剡取其略以備覽觀焉

以上摠論逸欲之戒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二
費氏意
人必獲擇之者為之
付食於此則其
其辨其理念立其
得不誠其是而
亦不誠其是而
亦不誠其是而
亦不誠其是而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沉湎之戒

微子商書父師箕子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沉湎

于酒沉湎謂溺于酒

臣按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為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代紂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
目色目亂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
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

臣接受之惡衆矣而武王摛衆乃以沉湎為首
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昏則衆惡所自
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惰者志昏則無所
不有矣故曰目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無不具焉武王以為問罪之首也夫成湯
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

其生也聰
聽柔凱則
與享之故

其沉湎目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昏
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太命于妹邦妹邦紂也乃穆考文王
肇國在肇始也厥誥告也庶邦庶士庶告也越少正御事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行幸也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辜罪也文王告教小子有
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迪訓也惟土物愛厥心厥善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

祖考以
其教也

大學後事

卷三十一

二

土裴輔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裴往也
 于酒腆厚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
 曰在昔殷先哲王哲王謂成湯迪畏天顯小民迪蹈也經德
 秉哲經常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帝乙商之後王成王畏相
 也成就也惟御事厥御事治也恭有恭御事也不敢自暇自逸矧曰
 其敢崇飲矧况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尹人者辟也
 也辟君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後王謂厲隳身厲
 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易改也誕惟厥縱淫泆于

非非大也用燕喪威儀燕謂飲宴民罔不盡傷心
 也燕毒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
 死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醜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
 告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康叔於衛
 衛受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敷之
 妹邦節衛也成王之誥專為衛而作故云然也
 朝夕祀茲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而下至於治

大學後事

卷三十一

沉酒之戒

三

事之臣朝夕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為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沉酣也。及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飲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為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為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矣。惟行以酒為行也，惟辜以酒為罪也。文王既教羣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_音之過。所謂不為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于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

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孰聽之聰，則志於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酒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為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既又叙成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醜身為康叔戒，益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

惑自是至于帝乙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况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內外大小之臣無敢酒于酒者不惟稟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強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臣之祇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欲不與得乎及受沉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惟作怨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

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忘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羣酗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之喪商天不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于逸故也天豈虛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

視爲龜鑑

召穆公作以刺厲王

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

式用既愆爾止止也靡明

靡悔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

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

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

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

哉不使爾爲而爲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

警其庶幾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

齊肅也飲酒

溫克克勝也

彼昏不知一醉且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又再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

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

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

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

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

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

嬖狎也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夜。武公既入而作是詩。其三章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反反言重謹也。一曰既醉止。威儀悻悻。輕數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軒舉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謹密也。曰既醉止。威儀忸忸。忸忸媿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序也。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呼也。呶亂也。我邊豆。屢舞僛僛。僛僛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過也。側弁之俄。側傾也。弁冠也。俄傾貌。屢舞傒傒。傒傒不止也。臣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嘉美也。維其令儀。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毋俾大怠。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出醉之言。俾出童戾。五章無用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一章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幡幡然而輕矣。忸忸然而媿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邊豆亂而寇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僛僛然而傾側。甚則傒傒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媿瀆如

此則諉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爲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爲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彝之說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有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者反恥而罰之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爲

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太怠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爲樂謹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殺殺無童者得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

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後。使其不道不若。是之甚。犬戎豈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葬於此章。雖多牽強。忿激然論酖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錄之。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為方來之監云。

抑。太雅篇名。

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乎。今興迷亂于

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汝者。武公自謂。弗念厥

紹。紹繼也。

罔敷求先王。克共中恭明刑。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為也。與猶書所謂

方輿言為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為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為荒縱之行矣。

漢武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太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姬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紉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畫云。乃用嬖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譁。太雅

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擇，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直謂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其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于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覆之於此，遂罷。

臣按：元帝之為君，非能剛果，必為者也。其覆

之舉，則于聽言改過，而略不疑滯，此所以粗能

自立于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為宇文化及所弒。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一君終焉。

以上論沉湎之戒

此言... 沉湎... 戒...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三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宮 陳仁錫 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荒淫之戒

牧誓武王誓師也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雌也。晨。鳴也。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妘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肆。陳也。答。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避也。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乏之。

詩谷風即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夫姜媿是以其民

化也。而谷風。刺靜女。同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刺衛宣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于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為伋。娶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與朔。朔與其母慙。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鄘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同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夫人節宣姜也

桑中同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定之方中同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蝦蟆同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吐國

人不齒也。

氓衛風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伋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為子宣姜。而牆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蝦蟆之詩。所由作也。如未

凡十餘詩而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
燕婉之求遺條不鮮一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
施遺條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
能爲人者也燕婉指彼而言謂其爲人安且順
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
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
是及壽死而國俗敗于頑象之上烝君母衛君
父子之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
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能滅
中國也以中國自爲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焉

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然原宣公之
初亦弱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
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
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一章曰中
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
不可詳也三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汗人
牙頰言之且不可况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
可聖人乃著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揚時曰自
舌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
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

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
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
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洗
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迺其民則變狄
而華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為
淫昏而作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悉舉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
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
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有姐實也夫驪戎
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

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臣
不敢蔽也蔽兆之紀紀法失臣之官有二身焉何
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
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也瘳愈臣
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
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
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
妹喜女焉以女進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
比猶谷也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
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

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姐已與膠鬲比。何邪。伊尹。桀湯伐桀者也。妹喜。殷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此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姐已之

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在宮闈之寇。擊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王是謂矣。王相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留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王不能禦也。樂止，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子產，鄭大夫。各，僑。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子產

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

冬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露，猶也。茲心不爽。爽，明也。而昏亂百度。百度，百為之法度。

今無乃一之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

謂也。男女辨姓，禮之太司也。司，主也。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姬，晉姓也。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四姬

有省猶可也。省，減也。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肝未之

聞也。肝，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為陽物，人道以女。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眾疾之源，淫於色則心為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

荒淫之戒

矣然則醫和之責大臣何邪大臣之於君所以傳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爲能以此自任故無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求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廢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一人者非姦非慝徒以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况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誅哉子產之所謂四時何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動靜有

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上云則夜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爲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感溺無節乎又况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子產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姐已褒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矣子產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采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具黃金塗切門限也千結反沓具其限也白玉階陛也壁帶壁上橫木往往爲黃金

鈕工音函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彊。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綬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姿質穠粹。見者嗟賞。獨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此老官嬪也。為披香殿博士。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火德也。其事見同。

光通鑑。示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漦之異。糜弧箕服之祥。國語雖近。惟然。豔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為壽王妃。壽王妃。元宗子也。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納禁中。臣按此即新臺之比也。元宗於是無復人理矣。異之。即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妃。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進冊貴妃。二

妹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號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官掖恩寵聲焰震天下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詔勅四左獻餉結納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第比中吳帝尚不御食皆怒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治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恠珍入貢動駭耳目妃膏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

忠導以劔南旗節遺錮墮烏瑟瑟幾琲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養祿山以絲與昇之帝聞賜妃洗兒錢祿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謀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方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暴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陽脩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后也。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究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乎其亂。可以爲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

以王鉷爲色役。使併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踈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托府縣。峻於制勅。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猶憚斃其死也。自非陳玄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

衆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
七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
當承平富庶之餘，而忘持盈守成之戒，志念所
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焉。妖姿蕩目，狡謀鉅心，
一十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
亂萌，已伏於閨闈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絕載，昇
祿兒反謀，決曾未幾，時而鼎祚移，戚家兵塵，靡
宮闕矣。色之爲禍，慘於鎔錘，而烈於燎原之火，
大抵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才。凡

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
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嘗與羣優戲，四顧而呼
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
色。羣伶亦大驚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
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時
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國亂政
者，有景進、史產、瓊、郭門、高爲最。是時諸伶出入宮掖，
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
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
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

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穰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恠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莊宗後因事戲之謂其教王溫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踏左右皆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

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脩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千數伶人困之而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其同類者也故以附于女寵之後爲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三

